

中国记者丛书

谈 风

游记特写选

YOUJI
TEXIEXUAN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谈风游记特写选

新
华
出
版
社

谈风游记特写选

谈 风 著

*

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 经 销
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6印张 插页2张 96,000字
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ISBN 7-5011-1313-0/G·441 定价：2.40元



谈风小传

谈风，原名谈景云，1931年11月生于天津市武清县李大人庄。现为新华社高级记者。早年就读于河北杨村师范和北京市立第一中学。1949年1月在华北大学读政治系，当年转到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学习，同年6月分配到新华社国际部担任编辑兼行政干事。1954年主持《参考资料》编辑工作。

1956年初调新华社新疆分社任记者。在新疆15年的采访活动中，走遍了天山南北，阿尔泰山草原、塔里木盆地漠野和帕米尔高原，参加过在新疆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、沙漠考察、登山、原始森林调查等战地和实地采访活动，写了大量富有边疆

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游记、特写和写实性散文，大多已被收进《新疆三十年散文选》、《天山路》、《戈壁水长流》和《青年的榜样》等十多部散文通讯集中。

1970—1978年，调吉林分社工作，在长白山、松花江两岸和科尔沁草原度过了将近9年的采访生活。1979年初，在浪迹边疆24年之后，重返燕赵大地的故土，在河北分社担任文教组组长和采编副主任。这期间，除写了大量新闻通讯，还写了不少报告文学、散文等。他的描述新疆风情的第一部散文通讯集《塔里木河两岸》也于此时出版。

1988年夏，奉调新华社山西分社，担任分社社长、党组书记。1989年，主持创办《记者观察》杂志，出任第一任编委会主任，同年被选为山西省记协副主席。1990年初，游记、散文、通讯集《地球上的奇迹》出版。

前 言

《中国记者丛书》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，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，奉献给新闻工作者、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。

新闻记者是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，站在时代前列的人。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，前进脚步的讴歌者，又是历史的纪录者、见证人。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，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。他写道：“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，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、司马迁，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。”“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。把现实抓得那么牢，反映得那么新鲜，批判得那么迅速！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。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，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，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。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？有哪一位大

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？……”（见《文萃》杂志刊载的《新缪司九神礼赞》）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、司马迁，要把他们推为文坛“祭酒”，这虽然有些过誉，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，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。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，评价是公允的，当之无愧的。

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，熟悉他们的生活，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，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，这本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，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。选入丛书的人物中，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，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，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。时期不同，成长道路不同，活动方式不同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。这样，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、兼收并蓄的特色，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、前赴后继的局面。

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，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。在这本丛书中，有战地新闻通讯选、考察报告选、人物专访

选、农村散记选、经济新闻选、社会调查报告选、报刊杂文选、国际新闻通讯选、国际评论选、东北战场通讯选、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。记者经历不同，活动领域不同，新闻体裁不同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。这样，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、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，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。

再次是，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，正文之后有编后记、作品评介、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“我是怎样当记者的”、“战地采访日记”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。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、特点、概貌勾画出来了，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，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，提供了可靠的资料。

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，有一定的完整性、连续性，全书虽有几十册，但规格是统一的。每册不超过八万字，精选精编；装璜设计一律，力求美观大方。为了便于携带，全部采用窄32开本。这些做法是否有当，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，请读者指正。

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。

目 录



- 1 塔里木河两岸
- 10 幸福城
- 20 帕米尔高原的冬天
- 27 狼
- 39 一业振兴千家富
- 46 “嫂子婆”
- 58 坝上运筹
- 64 朋友之死
- 78 唐山大地震记
- 83 “黄粱梦”中游
- 89 雨中访西陵
- 94 在歌舞之乡看“麦蓄若普”
- 101 围着火炉吃西瓜
- 108 千里胡杨树
- 116 巅峰上的决战
- 128 第十次冠军

- 133 老教授回乡办学
- 139 看“夫妻木乃伊”后的断想
- 146 天光云影鉴中来
- 150 太行奇景野三坡
- 161 唐代黄河巨型铁牛沉浮记
- 167 马胜利在逆境中前进
- 175 后记：记者的使命

塔里木河两岸

此番到塔里木河可说是第二次了。1956年7月，我乘乌鲁木齐到和田的试航机，曾在塔里木河上空盘桓十数分钟。当时正值盛夏，临空下望，透过迷茫的烟尘，可以看到在逶迤千里的天山以南，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北，这条巨流在烟波浩缈的沙海中，宛如一条银色蛟龙，偕着两岸的丛林绿野，千回百转地奔向东方，把塔里木盆地劈为南北两片。

从那时以来，塔里木河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了谜一般的印象，它和新疆大多数河流是如此的不同，以至千百年来，人们无法了解它，亲近它。在新疆，有一种定律般的现象：有水就有人家，有水就有农田。即使在帕米尔冰峰雪岭之下或吐鲁番酷热的火焰山旁，只要有一股碗口大的细流，人们就会在那里引水种庄稼。但是在我国最大的内陆河——塔里木河两岸却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外。它在阿克苏

尤峡谷地区吞下了发源于天山的阿克苏河，发源于昆仑山的叶尔羌河、和田河三大河流之水后，滔滔东下，一去二千里，不见炊烟，不见农田，满眼是荒凉的沙漠，荒凉的碱滩，荒凉的莽原……。

匆匆六年，这次我从陆上来到了塔里木河身旁，几乎怀疑自己来到了另外的地方，记忆中的这片万古荒原早已不复是当年的面貌了。沙丘移走了，碱滩变色了，苍苍莽林退向了远方；眼前是农场连接着农场，条田紧靠着条田，银色的长渠交横着金色的大道，万顷绿野，无边无际的绵延到远方。

进入塔里木河地区的第一个落脚站，是只有四年历史的荒原新镇阿拉尔。老塔里木人说，阿拉尔是塔里木四年中沧海桑田变化的集中表现，这句话是很准确的。四年以前，这里像整个塔里木河两岸一样，是一片荒丘和原始胡杨林，南面和北面的新老河道把它圈成一个小岛，成了少数维吾尔牧羊人躲避洪水的高台，所以给它起了“阿拉尔”（绿色的岛）的美名。其实在这块“绿色的岛”上，只有牧羊老人热合满一家，他和几个儿孙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。白天，他们穿林渡水，驱赶羊群寻草地，晚上搭几根木棍当住房，要去串邻居，得带好干粮，骑上驴去跟踪追访。老林枯倒了，长起了新树，旧沙丘移走了，又堆起新的沙丘，一年又一年，流水一样的岁月冲走了热合满的青年和壮年，塔里木河

岸上的阿拉尔依旧是荒凉一片，只有他赶羊的吆喝声，震荡着死沉沉的莽林。

1958年冬天，阿拉尔沉寂的荒原上掀起了波浪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千成万的战士怀着为新疆各族人民造福的愿望，来到塔里木河旁。他们支起了帐篷，挖好了锅灶，开始向荒原进军，开垦原始荒原的工程是十分艰巨的，多密的野莽林，要一棵棵挖走，多高的沙丘，要一锹一锹的铲平，而每一点水都要从数十里外挖渠引过来。但是所有这些困难都吓不住我们的战士，他们以火热的斗志，战胜了严寒和风沙，战胜了沙丘和密林，从一块只有地窝子大的空地上，向四外扩展，扩展。千万战士的英雄干劲，汇成一道挡不住的巨流，冲到那里，那里的荒漠就改变了容颜。几万亩，几十万亩农田出现了，无数的房屋、大楼出现了，阿拉尔市镇诞生了。这是何等急骤的变化。热合满老人再不愁没有邻居了，农场办公室、拖拉机修配厂、航运队、农垦大学的房屋栉次鳞比，公路四通八达，田渠纵横交错，商店、邮局、饭馆里人群熙攘，成万人作了他的邻人。入夜，发电机马达发出震耳的轰响，到处灯火通明，电影院放映着来自祖国各地的影片，拖拉机的灯光划破了夜空，真像一个不夜之城。

登上办公楼，在招待室迎面墙上，悬挂着许多幅各地名人访问塔里木河时留下的激情诗篇，新疆

生产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有一首描写塔里木河畔变化的登楼诗：“塔里木河边有高楼，今日登楼一览后；景物全非曾几日，无边漠野尽田畴。”推窗远眺，更觉诗情深刻逼真：阿拉尔白色、蓝色的建筑群周围环绕着白杨林带，林带之外，是新开垦的广阔田园，而田园之外，又是望不到边的原始森林，好像几道直径不同的彩环，束紧一块灿玉。

走出阿拉尔，浩荡的塔里木河立刻横在眼前，在阿拉尔和共青团农场两岸的渡口上，人流不息，急驶的机轮在水中来来往往，把一辆一辆满载着粮食、棉花和瓜菜的汽车由彼岸渡过来，运往祖国各地。

这时，我第一次从陆地上看到了塔里木河的全貌。好宽的河床，对岸的岸影只能依稀辨认，翻腾的河水不停息地奔流，不时在河心暴露出一道道平沙漫滩。一湾水，一片滩，河水淡绿，河滩浅黄，滩水之间是一条色调鲜明的黑线，两岸的丛林紧紧随着黑线伸向天边。远处，水滩、树与灰色天空接连在一起，像一幅浑然壮观的水墨画，只有三两只墨色水鸟来往河天之间，为这幅美妙图画勾抹着谐匀的线条。“野马”似乎很安闲呢！渡口的船员立刻提醒我不要被塔里木河一时的安静骗过。他指着蓝天说：当每年7、8月间，那些墨色小鸟漫天高飞、日夜鸣叫的时候，大水就要来了，人畜都得移到高

处躲避，这就是塔里木河的洪水期。夏季高山雪水沿三条大河一下倾入塔里木河，奔腾澎湃，灌满河床，水量从6月的十多个秒立方，骤增一百多倍，达到一千多秒立方，大河上下，一片汪洋，两岸数十丈宽的林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狂澜扫为河身。由于流急岸软，河水挟带大量泥沙，每立方米水中含沙量高达六公斤。这样，河床愈淤愈高，一旦容不下洪水时，大水便漫河而走，冲垮自然堤，另辟新道。那时候，塔里木河确像一匹脱缰野马似的一跃而去。即使不发生改道，大水也给人们带来惊慌和不安，两岸牧羊人在几个月内只好远远的隔河相望，无法来往，直等水落之后，才能驾独木舟漂到对岸。

现在我坐在驶往对岸的庞大而平稳的拖船上，望着西天落日辉映下的河面，流波闪光，人影幢幢，谛听着渡客的笑语伴和机轮的破水声，不禁引起无限的遐想：塔里木河变化的太快、太大了！

四年来，生产战线的战士们在这里披荆斩棘，历尽艰苦，在沿河两岸修建了无数渠道、水库和拦河坝等水利工程，开垦出数十万亩农田，建立了十多个农场。又在北岸建起阿拉尔市镇，南岸建起了幸福城，昔日的荒凉原野，今日成了人烟稠密的闹市了。在这里，不仅能吃到荒原上生产的小麦、大米，还可以尝到塔里木河的特产——肉厚、脆甜的哈密瓜，葡萄、苹果和桃杏等香果，塔里木河两岸

已由令人望而生畏变成令人可亲的地方了。

到了塔里木河南岸，一直向东，走到垦区的尽头，原始森林世界也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才可以看到塔里木河两岸的当年面貌。一踏进森林，仿佛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高大而密集的胡杨遮天蔽日，枯老的树干横倒竖卧，不时挡住去路。走过一程又一程的胡杨林，除了偶尔见到一两株野沙枣外，看不到任何乔木。干旱和塔里木河改道频繁，使其他树木无法立足，只有胡杨成了这条河亲密的伴侣。河向南，林也向南，河向北，林亦向北，仿佛一道绿色长廊，围护着蜿蜒千里的塔里木河。塔里木河两岸分布的胡杨林约达50万亩左右，千百年来，它自生自灭，枯枝腐叶在林下堆了几尺厚，走上去软绵绵的，吱吱作响，更加显得荒凉。现在，它已开始为人们服务了。农场用胡杨修起了高楼大厦和桥梁，制造各种农具和家具，连树上排出的胡杨碱也被人取来食用。

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有名的干旱地区，高温少雨，加上河道变迁无常，对植物生长极为不利，凡是在这里能立足的植物，都要经受严酷干旱的考验。许多植物为了生存，有的根深数丈，吸取地下水，有的为减少水分蒸发，叶如长针、如细枝、如圆棒；还有的干脆躲在其他植物荫影下生长，千奇百状，随时在眼底出现。和干旱风沙斗争最顽强的要

算红柳了。在远离河床靠沙漠地带，其他植物都望而却步，只有一丛丛红柳在一二十米高的沙丘顶上，迎风傲立，同沙漠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。从沙丘的高度可以看出这场斗争已经进行了许久，沙高一尺，树长一尺，沙高一丈，树长一丈，不怯不退，多么像我们塔里木战士的坚强性格，真不愧为“沙漠中的英雄”。

尚未被人占领的原始森林中，仍然居住着形形色色的主人，另有一番生气蓬勃的景象。各种鸣声的小鸟永不休止地在枝头歌唱，五色缤纷的野鸡，摆着长尾在地上觅食，而成群的鹿则是这森林中最常见的主人。这里的鹿既不同马鹿，也不同于梅花鹿，幼年鹿满身小花，长大后变成黄褐色，是这片森林中最高大的动物。有经验的维吾尔猎人，常常从鹿的足迹探知它的住处，还可以从足迹中看出是大鹿还是小鹿，是外出觅食还是饱食归来，甚至猜测出是公是母，每年野麻花开时节（约为6月中旬），鹿开始产仔，猎人便在产下十天之内捕捉小鹿，超过十天人就追不上了。现在，各农场都把养鹿当作一项副业，进行人工繁殖和驯养，为国家增加财富。由于这片“化外世界”和农场相隔很近，有些野牲动物还常和家畜家禽来往，在散放的鸡鸭群中，常有野鸡、野鸽、野鸭等不速之客夹杂其中。有一头野猪和农场一头家猪交配后，生出一窝半野牲小猪，